

盗国

一个女人的爱与天下

苏泓月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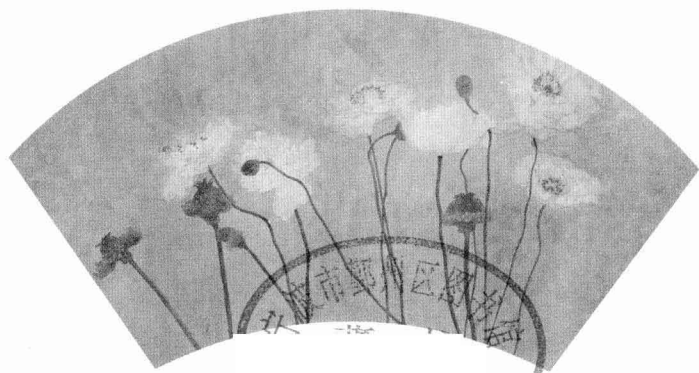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盗国

一个女人的爱与天下

苏泓月作品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盗国：一个女人的爱与天下 / 苏泓月 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3. 2
ISBN 978-7-5060-6112-4

I. ①盗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7000 号

盗国：一个女人的爱与天下

(DAO GUO: YIGE NÜREN DE AI YU TIANXIA)

作 者：苏泓月

责任编辑：栗河冰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6

印 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：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7000 册

开 本：71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2.75

彩插印张：1.5

字 数：130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6112-4

定 价：3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5210012

窗畔沉吟者的诗（序）

数年之前，梦涵来到北大求学，我有幸为她上过课，并读到她的诗集《梦涵小诗》。那部薄薄的诗集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，那是一种久久没有领略过的气息，在学院深深、暮气沉沉的氛围中，它给我带来亮色；在条分缕析、左斟右酌的世界中，它给我带来洒脱。我们这样的所谓学问人，灰灰的学问路径，似乎注定要远离真实生活，窗下的苦行客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似乎又不在这个世界，其实是一群甘愿被世界抛弃（或者被强迫抛弃世界）的人——不知是庆幸，还是悲哀。不过，毕竟还能读到如梦涵小诗这样的佳作，它至少可以还原我一时的生命活力。如她一首《要是》小诗这样写道：

这时候 你会想起什么

要是 故乡的山水

在手掌心躺着

在鸟翅上系着

要是 故人的亲慰

在灯焰里浮着

在衣褶上熨着

要是 故春的尸骸

在帐簿里埋着

在壁椽间藏着

读这样的诗，往事的追忆，故乡的眷恋，种种不忍离弃的沾系，随着诗情一片一片飘出，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慰。

《盗国》，是我读到的梦涵的第一部新小说。当她告诉我她的一部

作品让我看的时候，我误以为一定是她的新诗集。读她的这部长篇，几个不同的影像在我眼前叠加，金陵的才女，有着郁达夫一样气质的忧郁诗人，京城时尚界的名人，现在还要加上小说家。我好奇的是，年龄很轻的她，如何能经营这样广阔的领域！

像很多诗人小说家一样，梦涵的小说也带有浓郁的诗意。或者说她是用诗意来写小说的，小说是她在更大的天地中抖落的诗。并不是说她的这部小说富有浪漫幻想，很有抒情色彩，虽然这部小说这方面并不缺乏，我觉得更突出的是作者以一颗“诗心”来贯穿历史的帷幕，一如杜甫所说的“乾坤万里眼，时序百年心”，悬着一种独特的追求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节奏，去寻觅生命的真实。这里有她的理想，一如她诗中所写：“在自负的山坡上种一点点/只种一点点/会开花的希冀/一直到最后一片雪花在宇宙间消失”。

按照一般的分类，这属于历史小说，说的是春秋五霸时的往事，时间拉得是那样远，又是大都被遗忘的事。但小说的落脚点，根本不在宣扬什么“齐桓晋文”之类的德政；也不在宫廷里阴暗而惨烈的权力倾轧；那些喜欢猎奇的读者可能会失望，它也不在一波三折、起伏跌宕的故事。我觉得小说的重心在写生命的感觉，展现人生命的困境以及超越这一困境的智慧。撕破历史的面纱，写铁戟沉沙后的生命醒觉。在这生命醒觉中，遥远的过去中出现的陌生的人和事，一时间似乎都来到眼前，小说就是写这跨时空的生命对白。诗人的心，透过时间的网，射向生命的深层。

梦涵曾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我把/白昼取下/作为灯”，她的这部小说，或许就是在制作这盏灯。我感觉，作者是借历史故事，写自我生命的困境。《梦涵小诗》中在湿湿的时间巷道里寻一条意义道路的主人，又在这部小说中充当了对谈者。宇宙只剩下它的皮囊，时间只剩下它的骨架，此时她发现了那熹微的光。她写历史，不在历史，故事是真，又是假，时间是实，又是虚。古人给它留下一间空屋，里面有为数不多的家具，然后她用自己的想象，慢慢给它刷上壁纸，添置家什，然后这间屋子就成了有了她个人气息的居所。历史就是她的空屋，故事

就是空屋里的几件家具。她来了，这屋子便有了活意。她精心创造这个带有自己趣味的居所，是为了坐在窗前，打量窗外的风云。“想你曾撕碎的那个黄昏/便如骤雨/而骤雨碎落在今夜的窗畔”，小说就是窗畔沉吟者的诗。

人来到世界，所要承担的是，一个微弱的生命独临世界的困境。何人没有这种困境！在历史的迷离天幕上，我们看到，欲望的舌在搅动，仇恨的手在撕扯，成规的高山阻着出行的人，权力的妖焰毁灭着纯真。在这腐坏的空间里，孤独的生命如同一团微弱的灯光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就有可能熄灭。看这部小说，我也注意到，作者真是用叹息的手，揉搓历史细密的发，但这里不光有叹息者的无奈，还有护持这光芒、传递这光芒的努力。佛教说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缕微弱的灯光是容易灭的，但当这灯光汇入光明的世界，灯灯相连，光光无限，就会汇聚成拯救困境中的生命的力量。这部小说传递的正是生命的信心。这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。

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齐姜就是晦暗历史中闪烁的光芒，超越仇恨，超越格杀，超越贪婪，超越脆弱，喻涵一种人性的力量。这是一位近于仙灵般的齐姜，她有着特别的天赋，她能踩着纷纷凋零的希望落叶，在充满漩涡的申池水面上起舞，她飘然的身影闪过起伏不定的人生波浪，舞动的长袖在长天中回旋。明代天才艺术家徐渭曾有一枚“袖里青蛇”小印，寓为出笔为书为画，如从袖中放出青蛇，蜿蜒缠绕，在梦里乾坤中游动。齐姜的身上似乎也被赋予袖里青蛇的梦想。公子无诡困死齐桓公后，在水边屠杀群臣，齐姜飘然长舞，她的下面就是忠烈的头颅，邪恶和真诚、杀戮和坚贞，就在她的长袖中舞动。齐姜用她的舞思考，用她腾蹕万有的努力，注入生命的信心。小说并非流连于齐姜的特别身份，以及她的美貌和才能，而是在她身上体现的智慧和人性的光芒。在惨烈的世界里，她是一团希望的火，一片理想的云。读完长篇，掩卷而思，在苦难的历史中，作为理想和希望的齐姜在眼前仙袂飘举，她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性灵满足。

中国古代神话中有石上桃花的故事，有一位叫安期生的得道之人，

一日大醉，洒墨于石上，后来石上便绽放出灿烂的桃花。这是令人心醉的浪漫和神秘！梦涵这部小说似乎也使我体会到这样的气息。我很喜欢小说中虚幻感的处理。她的诗中曾有这样的描写：“石的漩涡/灰的海/红的海/风的樯桅/雾的沧沧之岸。”出语奇警，着意浪漫，迷离恍惚中，世界一如醉痕。她的这部小说就像被涟漪弄乱的水月，不清晰，似是而非，若有若无。不求一种确定的解释，也不求一种绝对的安顿。作者知道，这天底下，没有绝对的锚点，人生等寄客，何人不在漂泊中。所以她的齐姜，只是她的一个托词，一个人离乱后月下的清影。说到动情处，以潜然清泪，轻拨着历史的弦。小说里有一种“碎句式的思维”，时间和空间的逻辑不知哪里去了，逻辑的生活，一维延伸的事象，一切都被撕碎，撕碎后不是重组成一片世界，而是任其碎片化，凌乱化，像细碎的影子，飘散在天际……

梦涵的大作出版，嘱我写几句话，虽然我于文学只能算门外的爱好者，勉强说几句无头无尾的话，以表示我对小说的浅疏理解，但却是一种真诚的祝愿。

朱良志

庚寅早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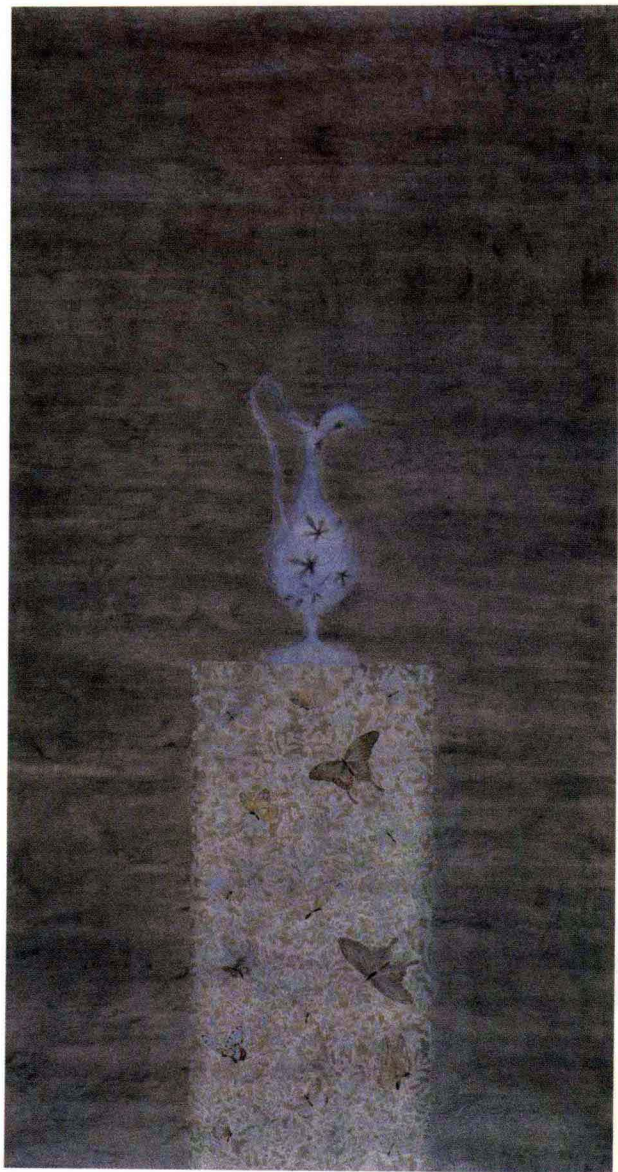
长伸手接婆婆客打伙共行，
久立地等世上人一起同路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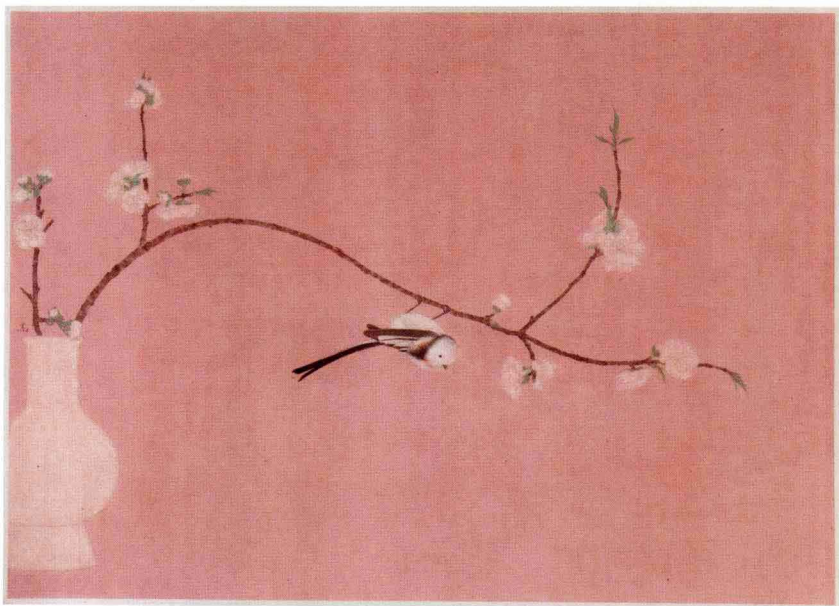
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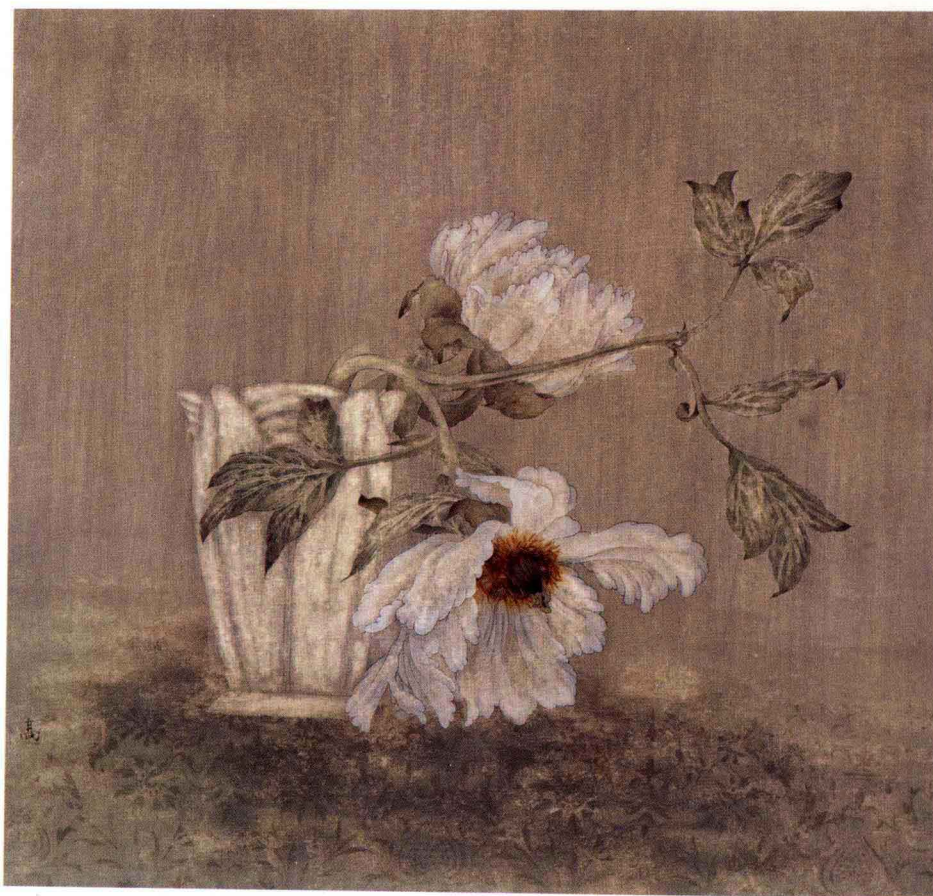
國



她害怕长长的裙
裾在行动中不小
心被鞋踩到，
万一人摔跌下来，
摔破这宝贝，她
的命就跟这红铜
方豆一样搁在这
儿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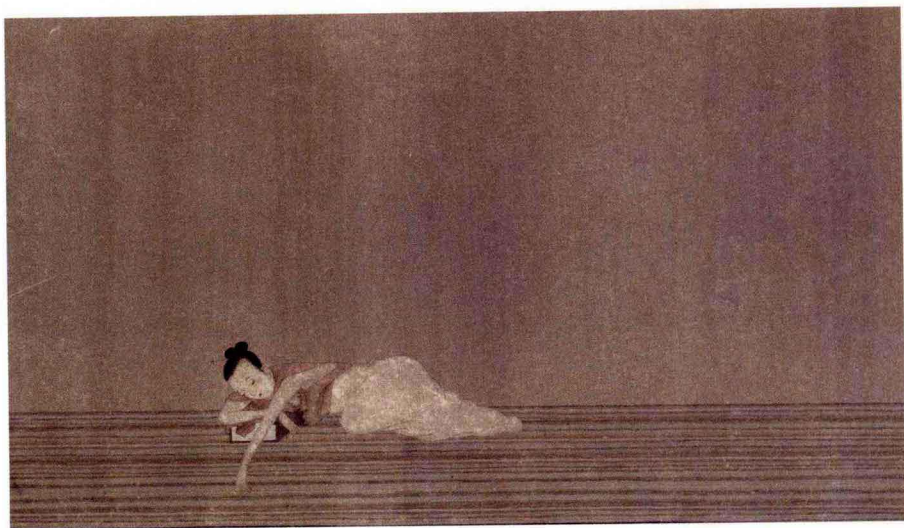
她开始爱她，就像爱另一个自己，爱她的可怜，可悲，爱她的寂寞，失落，爱她的美貌。当桑惜每天照着铜镜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同样很美，她的美，只有齐姜看在眼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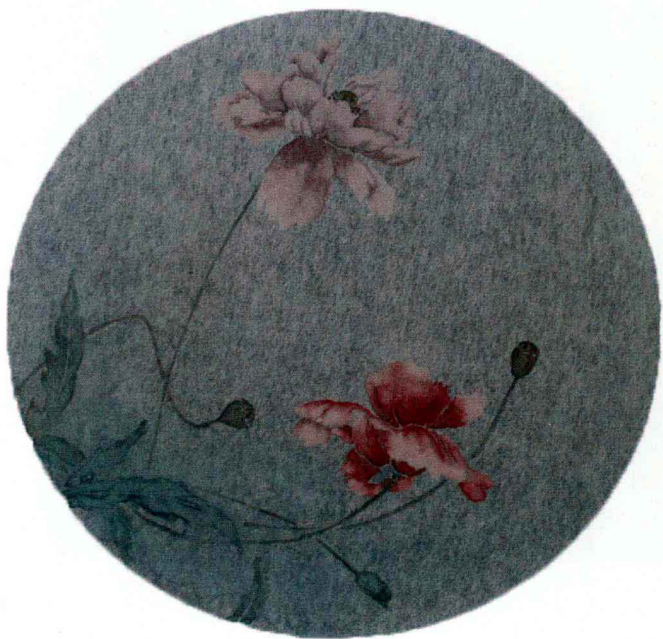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事做了就做了，承认了就承认了，世间男男女女，怕的不是胡乱勾结造成的伦理失常，怕的是伪善的掩饰、粗陋的粉饰之后的是非颠倒。暗结的珠胎肉虽吃起来很爽，但他心中有数，江山在手，顺手边取取乐，何乐而不为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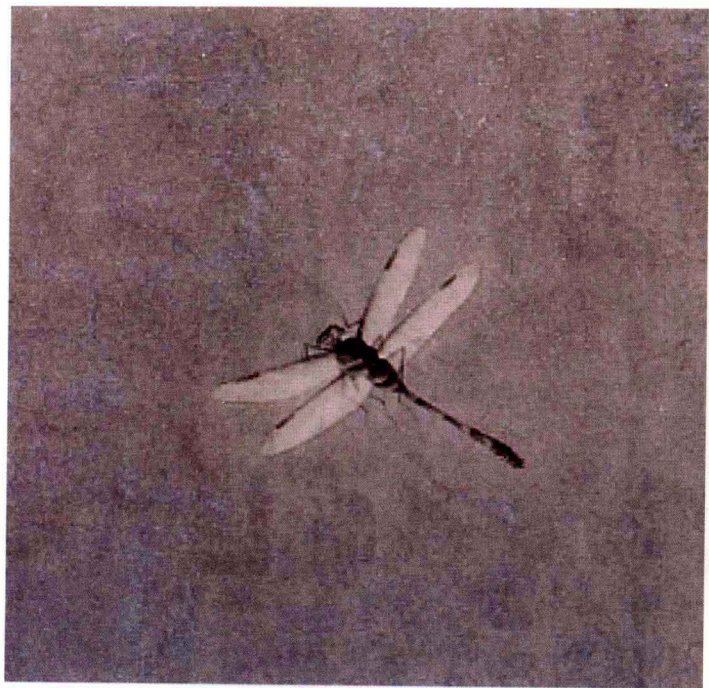
水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，如薄雾如绵雨，筵湿了整个申池，它轻轻弥漫开去，散逸在热闹的池畔，吸着水气，人们从酒中清醒，人们很快又被水气迷醉，这一次，醉得更深。



这是她的主场，她期待已久的表演。就像在申池的那一支舞，她要赢掉这一局，并一局一局赢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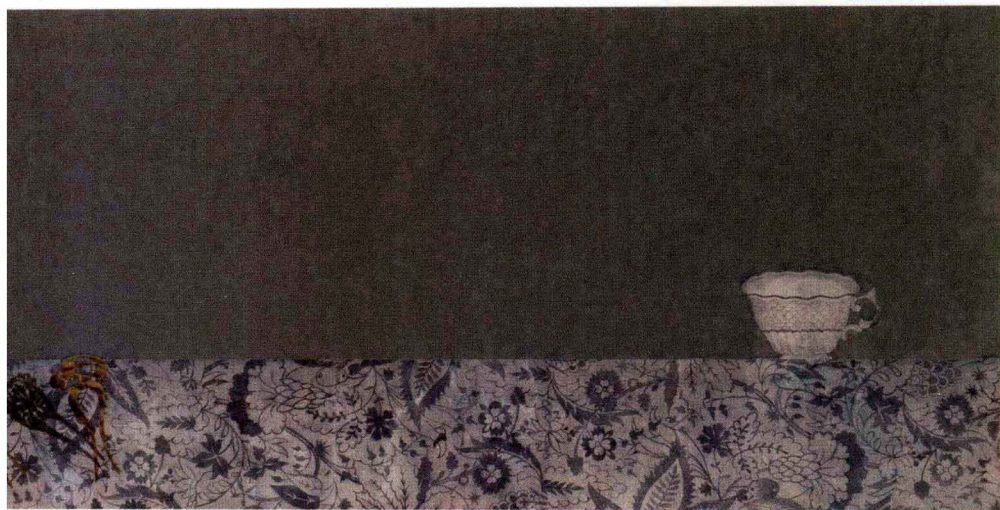


醉意如蛇探过，她们笑着对望，眼波相撞如电光火石，
泪却奔涌而出，意识模糊了，人仿佛麻酥酥地飞快沉
入海底，软软的，斑斓的海，她们随海浪飘荡在空气中，
伴着潮湿的眼泪和满室梅酒香。



他相信这方绢帛有灵魂，这是他的臆想。

假若真有，他相信烧了这绢帛，这扶苏歌，他的扶苏、他的荷华便只盈盈盛开在他的山林池水中。那些灰烬带着他的念想呢，他也知道她生于这方池水上，这池水一定聚着她的灵气，若她的灵气吸了这歌谣的魂，吸了他的念想，冥冥中便会为他营造出机缘，那她就真的是他的了。



奈何是一根细若游丝的线索，这是齐姜的语言，他在太庙读到过，在申池上读到过，如今他又在喜帕上更清晰地读到了。



起雾了，紫色的雾没过远处叠障山水，多情地罩住水边灰绿的苇草，将他的身影洇润，如泣如诉，泼一笔浓墨湿化纸面，修长的身影渐渐变淡、散开，与苍茫天水融为一体。晨光中她们睁开迷雾般的眼，环顾狼藉沙场，新的一天来临了。她们看不见彼此。